

旧布料中蕴含着爱

◆ (美国) 桑娅·麦泽尔 陈荣生(编译)

午饭期间,我总喜欢为杜克奶奶寻找手工制作贺卡明信片。
今天,我选择了一张明信片,卡片的前面画着两朵灿烂的红色秋海棠。回到我的桌子之后,我就思考起该说些什么。我心想,给一个从不回复的人写信是很难的。杜克奶奶生性平静缄默,年纪越来越大,记性也越来越差。奶奶住在康涅狄克,母亲住在她附近,每天都去看她。母亲与我保持着联系,随时告诉我奶奶的情况,所以,我知道我从纽约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并不知道我是谁。显然奶奶是不知道是谁给她寄来这些明信片的。不过,我还是想找到一些能够引起她共鸣的东西,漂亮的艺术品,友善的文字,最重要的是,一些精心挑选的织布面料。

“亲爱的奶奶,”我在这张画着秋海棠的明信片上写道,“我用这块面料做了一条裙子……”我详细地描述了我的最新作品——A字裙,刚过膝盖,拉链藏在后面。奶奶一直都很喜欢缝纫。我接过她的这个爱好之后,她从她那一堆堆的旧料中找出这块充满五颜六色小花的深棕色棉布料,送给了我。

“我不就是夏之美景吗?”我写道。然后,我将一个样品塞进信封,并将信封封好。

多年前,我去康涅狄格,到她那舒适的家看她,她带我进入她那间嵌玻璃天花板的大手工房。她指着那些堆满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布料的箱子说:“你喜欢哪块就拿走吧。”

这些布料大都洗得皱巴巴的,形状也裁剪得各不相同。种种迹象表明,它们早在我出生前几十年就已经被用来做衣服了,那时杜克奶奶7个孩子的衣服全都是她缝制的。在我的想象中,每一件成品都是她说的话:“我爱你。”

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总是社区中穿得最好的孩子,而我也迫不及待地继承了这些传家宝的传统。这就跟穿戴历史一样。要是杜克奶奶知道我给了我一个多么大的宝库就好了。

“这些明信片也许只能让她感到困惑。”我心里吐了一口气,然后在刚写好的信封上贴上邮票。尽管我内心这样想,但好像有什么总是不让我停下来不去写信。我内心有什么总让我放不下杜克奶奶以及我们的共同爱好。

下班后,我郁闷地将明信片投入设在公司大楼大厅的邮筒。在回家的列车上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奶奶好吗?”我说。

“时好时坏,”母亲说,“但她很喜欢你上个星期寄来的明信片。”

母亲以前从未提及我的明信片。“真的?”我问。

“真的,那些明信片她全都喜欢,”母亲说。“发现有一封信是专门寄给她的,而不是通常的那种垃圾邮件,这真的是她日子中的一个亮点。我想你懂的。”

母亲接着讲我几周前甚至是几个月前寄去的那些明信片。“但她最喜欢的是那些布料色板。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带小白点的深蓝色棉布。茶褐色棉布,带开满花的藤蔓图案。清爽的天蓝色条纹布……她并不知道它们是谁寄来的,但她肯定认识那些旧布料。”

那些布料是奶奶给我的一件珍贵礼物,但我直到此时才知道它有多么珍贵。奶奶那平静缄默的“我爱你”的信息存在于每一块布料之中,而我将它们缝到一起,一针接一针地缝,就是对她的爱的回报。

爱火重燃

◆ (新西兰) 黛比·戈尔曼 孙开元(编译)

2002年,爸爸患了中风,我们不能真切地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但是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作为一位勤劳的畜牧工人,无法独立在农场里干活,失去了强壮的体魄,这让他非常苦恼。他无法流利地说出一句话时,会自己跟自己生气,我们常听他这样自言自语:“我怎么这么没用。”

爸爸中风后的几个月,他和妈妈的生活发生很多变化:他们不得不从斯普林代尔市的农场里搬出来,住进了城里。体贴入微地照顾爸爸的那段时间,妈妈在医院诊断患上了癌症。尽管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妈妈仍然全权负责照顾爸爸和她自己。看到妈妈心力憔悴,爸爸越发不安。2010年,妈妈癌症复发,这次转移到了她的肺上。

2015年,爸爸和妈妈搬进了私人养老院,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比在家里更全面的照料了。虽然他们已经结婚56年,可妈妈为了两个人养病,坚持分开房间住。爸爸愿意妈妈时刻在他身边。

为了让他们在新环境中住得舒心,我们决定把他们放在家里的一些心爱的东西拿到养老院。我们一边在成堆的家庭照片和纪念物中挑选着,一边笑话妈妈保存的

一件件东西,包括爸爸喜欢的一把口琴。爸爸有很多年不吹口琴了。我对儿时的最早记忆就是爸爸,挤完牛奶后,在夕阳西下的暮色中,坐在走廊的台阶上,水泥地上放着一瓶啤酒,爸爸想起什么调子就吹什么,孩子们在外面玩耍。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爸爸的小把戏,为的是不让我们去烦妈妈。妈妈弹钢琴时,爸爸时常会跟着唱起来,我们是在音乐之声中长大。我们把口琴拿到养老院,爸爸看到后很是欢喜。

几天后,我抽空去看望他们。和妈妈说话时,从不知何处的走廊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妈妈眼睛一亮,爸爸又吹奏起了他的口琴!爸爸的口琴吹得最好听的那几段,是他给妈妈吹奏的一支曲子。这是他能和妈妈忘记烦恼的一件事情,听着《我唯一的阳光》和《河边漫步》,让妈妈回忆起了过去的幸福时光,她会沉浸在音乐之中,忘记身边的一切。中风让爸爸的半边身子无法动弹,说话困难,但是口琴伴随了他一辈子,稍加练习之后,他就轻松地回想起了怎样吹奏。

妈妈对我说,爸爸时常会来到她的房间,口齿含糊地问一句:“你还好吗?”妈妈回答他“我还好”之后,他才去电视室,每次

临走前,爸爸都会轻轻拍一下她的胳膊,问她是否需要什么东西。妈妈很喜欢爸爸的简单造访和他对她的关心,他们好像比前些年感情更为深厚了。

后来,妈妈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护士送她住进了医院,她在医院里告诉我,她真的很想念爸爸和他的口琴声。我不禁为她、为爸爸、为命运的无情而感到有些悲伤。

那次见到妈妈后,我建议爸爸下次看望妈妈时带上他的口琴。我也下定决心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要将爸爸的口琴声录制下来。就这样,几天后,我的妹妹利奈特带爸爸和一台录音机去看望了妈妈。他坐在她的病房外,从衣袋里拿出了他的口琴,为她演奏了一支旋律优美、荡气回肠的曲子。爸爸吹奏口琴的时候,利奈特在旁边拿着我给她的的小录音机,将爸爸吹奏的曲子录了下来,这样,妈妈就可以随时听到他的口琴声。我想,妈妈一定会感到,爸爸多年没能用口琴传递给她的爱又回到了她的心田。

去年12月,妈妈走了,临终时,她的身边围绕着她所有亲人。我们安静地倾听着录音机里传出的爸爸的口琴声,他的口琴声曾给妈妈带来了那么多快乐。

一袋甜饼

◆ (美国) 查瓦·韦斯 翟振祥(编译)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举世闻名,为保持优势,它特别注重紧跟前沿科技。有意思的是,一段时间,该国的大多数军营里,一种低技术含量的机器——洗衣机,配备短缺。

许多刚刚入伍的年轻士兵,衣服脏了,常常会积攒起来,等到周末带回家去洗。如今,世事瞬息万变,但大多数情况下,洗涤工作通常还是由母亲们代劳。

每到周五,以色列的主要公路上,拖着背包、找寻交通工具回家的士兵随处可见。为此,公交沿线设置了方便士兵们搭便车的乘车点。

一个周五的下午,一位年轻的战士比较走运,搭乘一辆私家车回到家中,但不慎把背包遗落在车主的后备

箱里。令他喜出望外的是,第二天,司机根据背包标牌上的联系方式主动打来了电话。

两人约定在士兵此前下车的地点会面。背包失而复得,士兵谢过好心人,感到欣慰。可是,一想到本该带回家洗干净脏衣服,不得不原样带回军营,难免又快快不乐。

回到军营,士兵打开背包,他惊讶地发现,衣服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背包里还找到一袋甜饼。袋子上面贴着一张没有署名的字条,出自一位母亲之手。声称她在给自己儿子洗衣服的同时,顺便也把士兵的脏衣服洗干净了。她写道:“愿你喜欢这些甜饼,细心一些,保重。”



天籁之音

(以色列) 卡兹

心灵驿站

疤痕

◆ (美国) 谢尔曼·亚历克西 羽辰(编译)

迈克尔在洗衣间换衬衣,11岁的儿子走了进来。“爸爸,你的后背怎么啦?”

迈克尔年少时,背部长了无数青春痘,后来遗留大量疤痕。他对此讳莫如深,从来没人做过按摩;结婚整整20载,与老婆亲热时,还希望能穿一件T恤。

“你遭遇过烧伤吗?”儿子问他。
“是战争中受的伤。”迈克尔回答。
“什么战争?”

“抗击贫困的战争,小时候家穷,无法享受好的医疗保健。没有谁告诉我,我的皮肤应该得到医治。”

“我很难过,爸爸,要是我能祛除那些伤疤就好了。”儿子同情地说。

黄昏时分,迈克尔在餐厅看见一位美女。她深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宛若篝火照亮的地天河。美中不足,脸上痘坑密布,形如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插过国旗的陨石

坑。迈克尔不清楚女子是否自认为很漂亮。她照镜子吗?是不是也只关注脸上的疤痕?

现在,迈克尔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的伤疤长在身后,不脱衣服别人就看不见。一时间,他想接近女士,告诉她,她天生丽质;告诉她,皮肤疤痕带来的烦恼他感同身受。可一转念,哪壶不开提哪壶岂不是在人家的伤口撒盐?

这天晚上,迈克尔脱掉上衣,叫妻子按摩后背。

“就当这些疤痕是一颗颗星星,亲爱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星座?”

抓住你身边的快乐

◆ (美国) 南丝·格尔夫马丁 王志成(编译)

朋友马克最近比较烦。我拉他出来喝酒,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酒过三巡,酒量很大的他就有点醉了。

也许是酒后吐真言,他不停地诉说生活的烦恼。我几次想插话劝他几句,每次他都是双眼通红地说,等我喝完,要不你喝一杯酒。不胜酒力的我只好一边翻看酒吧里的杂志,一边做一个聆听者。他终于说完了。我也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什么自己一点都不快乐,整天像头驴一样围着生活的磨盘不停地奔跑,不敢有丝毫的停歇;自己每天都努力,可每个月还了按揭买房时欠下的银行贷款,口袋里总是空荡荡的。生活的压力让人苦不堪言,一点都不快乐。

我问他,想听听我的意见吗?他点了

点头。我就把刚看过的一个故事读给他听:在古印度,佛陀为了消除人间的不快乐,就从各地挑选出了一百名自认为最不快乐的人。首先让他们每个人把自己的不快乐都写在纸上,然后让他们互相交换。当他们看了别人的“不快乐”之后,每个人都惊奇,都争着从别人的手里拿回自己的“不快乐”。

每个人看待问题的思路 and 角度不同,每个人的不快乐也就千差万别,可是当他们看了别人的“不快乐”之后就发现自己的“不快乐”简直不值一提。佛陀说,造物主是吝啬的,给予了此,便不再给予彼。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快乐;而在你们的不快乐中还隐

藏着许多快乐,这就要看你能不能发现快乐并抓住快乐了。

朋友马克听完之后,似有所悟。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朋友马克是我所羡慕的:年纪轻轻的就坐到了一家大报首席记者的位置上,买了房子,娶了漂亮贤惠的老婆,而我什么都没有。

酒后吐真言,没想到他竟然也有着自己的不快乐。可是我平时总是张大着嘴巴羡慕他……其实,活着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明白这个道理,平和地面现状,把快乐夸张,把不快乐抛弃,我们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

正如泰戈尔说:“我们……快乐就在我们身边,伸手就可以抓到!”